

忘年交

王族友

这是我第一次和张老爷子见面。那年我二十八岁，老爷子六十八。

老爷子是个匠人，一生与石头打交道。刚解放那会，修建这三八桥时，就是他在这里扛大梁。对了，这桥加宽任务来得太突然，老桥太窄，人行道和栏杆早就被车挤得歪在一边，摇摇欲坠。省里某领导经过这儿，吓得不轻，立马要求把此桥加宽一倍。事发突然，张老爷子就成了承建方的不二人选。

斜阳下，老爷子带我桥上桥下看了看，给我讲了几个当年建桥时有趣的故事，我心里好比画竹子时候有了个大致轮廓，就不着慌了。

当晚，我就住进了租来的民房里，融入了老爷子的民工队，虽然条件简陋，但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餐桌就在床边上，鱼、肉、炒青菜，还有一碟花生米，摆成梅花状，我知道是特意为我准备的。老爷子很热情，非要拉我跟他一起坐上坐，我是小辈，显然不合适，但又推脱不了，只好挨着他坐下来。他拿起酒瓶就要给我斟酒，我是闻酒醉，赶忙推辞。老爷子笑着说：“是不是酒差了？”我左解释右解释，见我态度坚决，他也就不再勉强。他们几个人喝了起来，一小杯一小杯慢慢品吸，很享受的样子，我觉得这才是生活该有的味道。忽然，老爷子好像想起了什么事，“哦，哦，王工，我还有点好东西，喝点肯定有好处，软化血管的。”说着起身在床下大拎包里摸出了一个瓶子，里面有大半瓶黑乎乎的液体在晃动。“王工，老爷子这东西从来不给别人喝，今天破天荒拿出来，真是看王工不外。”一桌人跟着起哄。“啊，谢谢，我真的不喝酒，什么酒都过敏。”我还在推辞。老爷子也不吱声，拿个最小的杯子倒了一杯，递到我面前，黑幽幽的，浓浓的酒味中还夹着淡淡的草药香，沁人心脾。“喝点肯定有好处！”老爷子又重复了一遍。盛情难却，我只好闭眼舔了一下，辣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从嘴唇开始，整个食管热乎乎的，一直烧到胃里。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么烈性的酒，分N次，喝干了一小杯，整个晚上身上都暖烘烘的，那一晚也睡得特别香。

接触多了，发现老爷子是个乐观豁达又阅历丰富的高人。他笑言已在过人生第二世。五十多岁时，他就得了胃癌。到处求医问药，药吃尽了都没有丝毫效果，几个月不能进食。他说死也要死在工地上，不能给家里添麻烦。于是他守在工棚里，一个人看工地。工棚边恰好有老百姓种了一垄大蒜，刚刚发芽，求生的欲望让他把

大蒜子从泥土中拎出来，放在嘴里慢慢嚼，慢慢咽，发现能咽点儿到胃里，比吞米饭容易好多了，于是他天天就艰难地吃这大蒜子，艰难度日。主人找来了，他就跟人说好话，说明自己的病情，还要给那人三十块钱。那人很同情他的处境，大蒜任他

吃，钱也没有要。就是这一畦大蒜救了他的命，让他多活了这些年。后来绝地逢生，癌细胞消失了，不仅能吃饭，又能喝酒了。

我闲下来，就跟老爷子后面砌石头。我们一老一少，一人握着一根钢撬棍，拨动石头，齐心协力地把它挪移到合适位置，安砌稳妥。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，老爷子是匠人，他砌过的石头，内实外光，不用勾缝，就十分齐整。我乐在其中，很快就悟到了其中的窍门。那时胆大，好几回老爷子不在工地，为了不误工期，我心血来潮，充当起大师傅，带着老爷子手下一班人，干得热火朝天，效果还很不错。按老爷子的话说，我已出师了。

老爷子教我学会了砌石头，作为回报，我就教他测水准。我把仪器往那一架，老爷子就绕着仪器转几圈，“这东西，那年修桥时也有，还是从省里借来的，神着呢！后来就没见过了。还是读书好啊。”从他的神情里，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和科学很敬畏。毕竟他是老匠人，有基础，能用一根长胶管灌水，测定两点高低。老爷子测了几站，很快就悟出其中道理。饭后闲谈时，我就给他科普水准测量知识，他就更明白了。第二天，我放手让他自己测，自己算，然后我再复测验算。“可以出师了，老工程师。”我称赞他。他笑得合不拢嘴：“人到三十不学艺，我三十公岁都过了，还学会了测水准！”反过来，他又叫我师傅。

修建拱桥，最难的就是卷拱。拱圈是由一块块料石砌成的，每块石头的尺寸误差都有要求，大了，最后一块拱圈石插不进去；小了，最后一块拱圈石又挤不紧实，都容易形成塌桥事故。还有起临时支撑作用的土牛拱胎，高程、平顺度和沉降都不好控制。老爷子他们过去的做法是先在地上放出样子，即找出一块平地，在平地上画出拱线，然后用木板一块块地对着拱线拼成拱圈线型，再去拼土牛拱胎和拱圈。虽然这种办法道理很简单，但过程太复杂，误差无保证。到了我们这个技术昌明的时代，这就简单多了。把各点的坐标一定，个点填多高，那个点填多高，一目了然，动态掌握，随时调控，随时纠正误差。按照我的做法，做出来的土牛拱胎又顺溜又坚实稳固。拱圈石也一样，把上下口尺寸一算，误差一修正，师傅们叮叮当当，同步加工完毕。老爷子一看这架势，乐得直翘大拇指。“师傅，说真的，老祖宗世代代都那么做，你一下子把改了，真的神得很，后生还要读书啊。”

遵照匠人们的行规，桥梁刹拱有一餐正餐，老爷子早有准备，杀了一头猪，鸡鹅鸭鱼样样齐备，晚上喝了一餐大酒。席上，老爷子依然拉我坐上席，并率所有工匠给我敬酒，“王工，不，王师傅，我们修了一辈子桥，到老了才修了个明白桥！师傅，我们都要拜你为师傅。”一排白发苍苍的长者，一张张诚挚的布满皱纹的脸庞，着实让我愧不敢当，还礼不迭。

工程结束时，在张老的鼓励下，我给三八桥手工绘了一套竣工图，记录了三八桥的真实状况，请他斟酌审定，这也是他修桥历史上第一次见到的图，他赞不绝口。

从这以后，我们就成了真正的忘年交。



冷峻 蔡钦 摄

荷花荡，紫薇摇

朱王芳

荷花和紫薇同为盛夏之花。清代画家石涛有一幅画名为《荷花紫薇图》，绘荷塘夏日风光。画面中，一丛蒲草，几枝新荷挺立于清波之中，岸边的紫薇，花枝斜出，盛放的紫薇花与荷花互相呼应。

园子里有两棵紫薇，一红色，一紫色，柔软的枝条四面伸展，满树团团滚滚的花，煞是热闹。用手指去挠它，树的枝枝叶叶轻轻地颤动起来，难怪叫痒痒树。叶片对生，透着油亮的光泽。每一支着花数颖，每一颖上开花七八朵，每朵又似一个小小的轮子。风吹动起来，无数的小轮子在枝头摇摆，真的是“夭娇颤动，舞燕惊鸿”。

傍晚散步的人行道旁也种植着各色的紫薇，《学圃余疏》说：“紫薇有四种，红、淡红、紫、白，紫却是正色。”我却觉得白色的紫薇别有风味，白花青枝，如淡妆美人，暮色中亭立月明中，最为幽致。

紫薇花期长，宋代杨万里咏紫薇花诗云：“似痴如醉弱还佳，露压风欺分外斜，谁道花无百日红，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诗讲得明白，紫薇从农历五月间开始着花，持续到九月，约有半年之久，所以它又有百日红的别名。

荷花的花期相对要短些，朋友约了去乡下看荷花，周末终于成行。其实，我的小园里，也养了一缸荷花，今年只开了一朵花，细细观赏了几夭。花之佳处，正在含苞蓄蕊。粉红色的花苞欲开之时，如涂抹胭脂的新妇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最是那一低头的娇羞。花开后，便迅疾残败，令人叹惋。

到了荷塘边，浩浩荡荡的莲叶似波浪一样涌来，翠盖红裳，流连忘返。塘中有粉色、白色两种荷花，我追寻着白莲花的身影，瞧上去不染纤尘，一白如雪。莲塘中，有的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有的正张开银盆似的笑脸迎客，有的枝头却已举着绿色的莲蓬。

荷塘里有长长的栈道，边走边赏花，友拽着拍照，忽然想起沈从文先生的那句“某月某日，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，心中十分难过”，我因这句话也难过起来，便到亭中坐下。一顽童摘了莲蓬，麻利地剥着，笑咪咪地塞几粒白胖胖的莲子给我。坐在亭子里，看风拨过莲叶，莲叶翻动，荷花盈盈。间或一只白鸟从莲叶中扑腾而起。可惜无舟，否则我等也可于莲叶深处唱一曲采莲曲，或采一朵荷花送给有情人。如今，骄阳似火，只有在亭中喝水纳凉，我对友人语，如月夜观荷或雨中听荷，可坐浮一大白。

想起去年冬，在江南看见一池的残荷，黑色的枝干或挺立，或弯折，残荷疏影斑驳，如极妙的水墨丹青。我竟被这残荷之美折服，此时的荷塘收敛了夏日的绰约风姿，而今，一田寂静，所有的绚丽被岁月掩埋在那一泓碧波之下，留下残荷在寒风中独舞，风骨依然。

余秀华说：“大地上的每一天，每一种植物，每一次绽开和枯黄都是赞美：赞美被看见，赞美看见了的人。”我也不再纠结花期的长短，紫薇百日之后也会凋谢，残荷留下的莲子会在明年再次发芽开花，好在，它们盛开的时候，我也在盛开的时间里。

